



(上接第一版)

二

东街北侧有个陈家坡。陈家坡往西是一条碎石铺就的长街,过去,这里是东冶最繁华的商业中心。巷子不宽,悠长而笔直,却扎堆般排列着各式各样的商号店铺,迎风招展着各式各样的生意幌子,南北两侧的出檐几乎搭成了篷子。你姑且坐在一家临街的油条铺子前,放眼望去:客栈、米行、估衣铺、珠宝店、绸缎庄、南货铺、纸扎作坊、酒肆茶寮、当铺鼓班应有尽有。那家是专销舒筋散的吕字两利堂药铺吧?那家是专供窑头炭的徐记炭厂吧?曾几何时,距此地不远的窑头山盛产焦煤,驮炭人将煤盘下山来,汇聚在炭厂,买炭的客户在炭厂可免费吃一顿丰盛的午餐:莜面饸饹浇羊肉臊子。那家肯定是元泰永钱庄了——光绪三十四年,署名五台县自治社的元泰永钱庄发行了一种彩票,票面上赫然印有“教育兴文”字样。彩票业在那个时候就已小成气候,东冶商人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和魄力可见一斑。而最重要的还是诚信,生性厚道的东冶人,向来都以诚信为经商之本。如是,逢农历二、五、八的集日,北街会水泄不通,商人们开始了他们的交易。但是,在繁华背后沉寂着大片凌乱的民宅,北街的商号并不属于北街的平民百姓。

你无法相信,泾水与渭水是如此分明。北街以北的岫嵒巷里,长久萦回着哀声和叹息。头顶破毡帽,双手裹在飞着败絮的旧袄里,腰眼儿勒着布腰带的佃户们,偶尔从哪个断垣柴扉里踱出来,望望滞重的天色,拿不定主意是去借粮呢,还是去打短工呢?年关将近,面缸又见底了……北街的地面总是干苦干苦的,就像长风刮过的天空,又像是崖头上

# 五台山门户东冶镇



徐向前元帅纪念馆

被太阳经年曝晒的坨土。每一间椽头熏得乌黑的厢房里走出来的人们,不得不把命运托付给村北那片干涸的坡梁。玉米、高粱、糜谷生在野地里,苦苦地长,长出人生的干涩。但东冶秋黄的美景却年复一年地缔约在这片坡地上,成为狭隘地域的金字招牌。当秋黄变作枯萎时,北街的汉子们开始谋算着走西口了。

三

总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滹沱河和小银河交汇之处,形成一大片肥沃的



沱阳中学

滩涂。东冶西街的村民多半在这块土地上以种菜为业,一辈又一辈。不好说从哪一辈论起,反正西街上的老人唠起西街的种菜史,总喜欢掂着胡须讲:原平、代县、定襄、忻州,哪疙瘩没吃过咱们东冶的大白菜、山药蛋?东冶镇的菜园子,倒也壮观。晴空下,河湾里,绿油油的菜畦、瓜架覆盖了整个滩涂地。也不知是地脉好,还是手艺巧,种出来的蔬菜个顶个的水灵、有嚼头。菜出园,就要想法子卖出去。西街的菜农既是务菜的好把式,又是玩秤杆的行家里手。碗大的秤砣悬在秤杆上,总是打得高高的,远路风尘的贩子或乡民们莫不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,连伸大拇指夸东家心善、积德,好人有好报。据老人们回忆,小银河边的白菜长起来足有多半人高,抱一棵走不出几步远,就想歇脚。驮菜的毛驴一次仅能驮走四兜。这是一个极限,想多运几棵,就是跟自家毛驴过不去。如果是

夏天,菜园子简直就是一幅原汁原味的风景画,无需多加润色,它自身的着色已恰到好处,它自身的皴染已恰到好处,它自身的构图也恰到好处。直到今天,这片土地仍然是享誉定南代北的蔬菜输出地。于是,西街的菜园如同一幅绵延古今的绘画,既有唐宋的白描,也有明清的点簇,更多的是今天的抽象挥洒。着袍的画师消失在苍翠里,西装革履的画工把天南地北的风格也一并糅进大幅的写意里。

四

一山有四季,十里不同天。这样的范围显然是大了点,东冶的南街就别具一格。东冶北高南低的格局,为倾盆而泻的雨水找到最为合理的排泄途径。浑浊的雨水,经过南街的水巷,滚滚注入滹沱河。过去,南街的老屋大多以条石为墙基,再砌以青砖。绿苔会从墙根一直爬上墙头。院子里的树木异常繁茂,房顶上有时也会生出胳膊膊粗的柳树来。整个夏天,南街都被一种濡湿浸泡着,潮潮的,黏黏的,充满了令人心滞的气息。沱阳学堂曾是南街的名胜。几经辗转,最后迁至西稍门的灵应寺内,已不属于南街了。但是,南街毕竟是它的发祥地。上百年的历史积淀,已无法统计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,有过怎样的大作了。沱阳高小的一砖一瓦依稀记得他们灿烂的笑颜,南街西街的石板路依旧回响着他们坚实的脚步声。只是春草年年绿,王孙不见归。今夜里南街的老人撩起湿漉漉的袍襟,四顾老宅,一种怅惘抑或是错愕的表情,转瞬掠过容颜。

五

每年的农历三月初八,是东冶举办庙会的日子。三角楼的戏台上咿呀着戏装鲜亮的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;三角楼的戏台下面攒动着万千的人头;三角楼的外面排满了来自外地的摊贩。定襄、孟县、崞阳的远客们也一起拥挤在东冶镇的人流里,热闹要看,东西要买。东冶人枯燥贫乏的日子在这一天忽然变得有了声色,有了滋味,有了奔头。但是,当年矗立三角楼的灵应寺塌了,真武庙也不见踪影,仅剩一座低矮的文昌庙。因了这方水土的灵性,因了这方百姓的质朴,我们更应该珍惜和厚爱这方土地——人文与地理的历史渊藪。

摄影:卢俊华



东冶东街关帝庙